

WIRE

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2013年 7/8月
第43卷 第4期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国际特赦组织



骄傲发声

INSIDE THIS WIRE



封面故事：骄傲发声

22岁的乔治是肯亚同志运动者，从肯亚法律的观点看来，他们却是3个犯人。第4页



我们心中都有一座美好城市

在巴西即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前夕，国际特赦组织和里约热内卢的人们携手抵抗强迫拆迁。

第6页



瓜地马拉世纪大审

审视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将军被控种族灭绝案的审判过程，了解为何我们必须持续关注案情发展。

第8页



父亲缺席的童年

塔吉克女孩诺札琳出生没几天，她的爸爸就在遭受酷刑后入狱了，认识他们的遭遇，写信声援他们。

第11页



墓碑与墨镜

回顾我们推动《武器贸易条约》的成功故事，一起看看国际特赦组织如何发挥创意将讯息送进联合国。

第12页



「他们说，一到那边就自由了」

冒尽风险到欧洲追求新生活的移民们，并非总是受到热情的欢迎。许多人最后被关进拘留所，但在希腊的莱斯博斯岛，居民们尽全力对移民伸出援手。第16页



「我发动抗争，是为了阻止我们国家继续流血流泪。」

一名库德族的祖母可能被土耳其判处6年徒刑，仅因为她在和平集会上发言，和我们一起阻止她被关进监狱。第19页



「皮诺契特不但是智利的污点，也是全世界的。」

将近40年前，智利曾发生一场震撼世界的军事政变。荷塞·札拉奎特律师回忆当年见闻，以及他为人权工作而被皮诺契特政权流放的过程。参加连署，要求智利改善人权纪录。第20页

全球声援

写一封信，改变生命；我们提供充足的资讯等你采取行动。第22页

其他内容

人权行事历和来自南非的火线传真（第2-3页）；紧急救援40周年：「这下我知道，他们杀不了我了。」（第24页）

取得WIRE

線上閱讀或下載：
livewire.amnesty.org

訂閱方式（一年六期）

* 國際版

Email: wire.subscribe@amnesty.org
Tel: +44 20 7413 5814/5507
35英鎊 / 54美元 / 41歐元

* 國際中文版

Email: info@amnesty.tw
Tel: +886 (0) 2 2709 4162
每本新台幣250元 / 港幣75元
訂閱一年份（一年六期含郵資）：
新台幣1,600元 / 港幣700元

國際特赦組織出版部
2013年初版
www.amnesty.org
© Amnesty International Ltd
Index: NWS 21/01/2012, ISSN: 1472-443X

印刷: 依您印數位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本刊採用再生紙及環保油墨

版權所有，除非出版者事先同意，請勿加以翻印、
儲存於任何檢索系統，或以任何電子、機械、影
印、錄影等方式流傳內容。

發行人: 林昶佐
發行所: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地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65巷14號3樓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019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Cover image: © Peter Mullar



国际特赦组织的员工在英国伦敦的萨尔瓦多大使馆外示威，声援一名22岁的母亲碧翠丝(Beatriz)。身患重病的她，若继续怀孕将有生命危险，但她努力了几个星期，仍无法得到攸关性命的人工流产手术许可。直到各地和国际串连声援，碧翠丝才终于在6月获准提早进行剖腹手术。#Beatriz

欢迎阅读7/8月号国际特赦组织通讯

WIRE一向赞扬所有为人权挺身而出的人。这一次，我们遇见来自肯亚的3名同性恋运动者（第4页）。虽然被政府视为犯人，他们仍支持其他处境相同的人并致力改变人们的态度。

经过20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推动联合国通过强而有力的《武器贸易条约》。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成功经验，正可说明坚持不懈的抵抗必能改变世界。我们还访问到一名智利律师，他从40年前皮诺契特政变时就开始从事人权运动。（第21页）

本期全球声援的个案中，有一名土耳其的祖母，只因喊了要求和平的口号就被判刑。我们要向世界各地许多像她一样的人说：「你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

而且我们一定会赢。」看看他们深具启发性的故事，并和我们一起为人权采取行动！

线上阅读本刊或本刊部落格，网址：livewire.amnesty.org

人权行事历

关于国际特赦组织在全球各区域的最新人权讯息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布班卓为了工作从尼泊尔迁居卡达。两年前他在工作时受伤，从此不良于行，雇主也不再发薪，现在还在争取赔偿。国际特赦组织今年将发表一份新的报告，说明许多像他一样的移工在卡达遭受的剥削和虐待。

不要就是不要！

国际特赦组织挪威分会制作了一支短片《不要就是不要！(No means No!)》，协助推动修正挪威名法典的运动，要求将「缺乏同意」纳入强制性交罪的构成要件。这支影片推出后，吸引了近5万人连署支持。2013年2月，司法部提案修法，将「缺乏同意」纳入条文。4月时，这支影片获得克里欧广告奖(Clio Awards)的金奖。

影片网址: bit.ly/norway-no

终结 墨西哥失踪问题

继6月发起「对抗梦魇－墨西哥失踪问题」报告，国际特赦组织墨西哥团队将利用8月30日「国际失踪者日」宣传这项行动，让民众了解墨西哥暴力犯罪升高导致失踪和强迫失踪案件不断增加的问题。请上网阅读报告：bit.ly/mexico-disappearances，并关注后续活动。

请立即采取行动声援墨西哥失踪者家属，详见本刊23~24页「全球声援」。

用音乐为 罗姆人权集气

《罗姆人权之声(Listen to Roma Rights)》音乐专辑已可由iTune下载，内容老少咸宜。国际特赦组织荷兰分会与来自欧洲各国和美国的23名罗姆族艺人合作，每人捐出一首歌支持这项行动。所有利润将全数用于国际特赦组织的人权工作。国际特赦组织目前针对罗姆人权的行动，是要求罗马尼亚停止强迫拆迁。

下载歌曲网址：bit.ly/roma-rights-cd
支持罗姆人权：www.amnesty.org/roma

斯洛维尼亚分会为 罗姆人权上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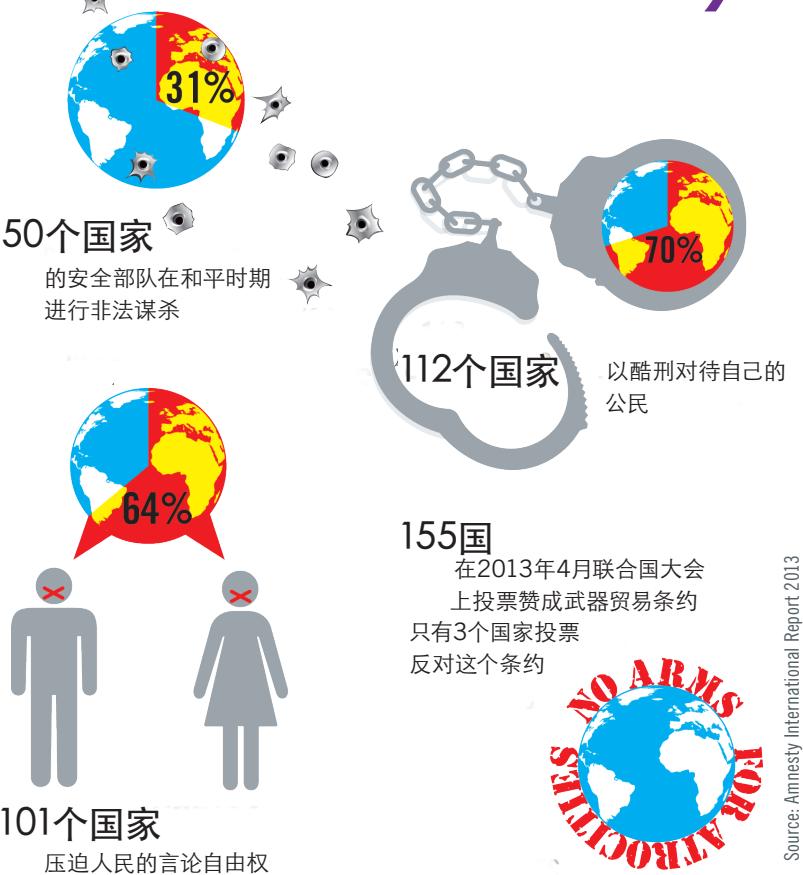
国际特赦组织斯洛维尼亚分会参加了5月9日在首都卢比安纳(Ljubljana)的「解放日」游行，呼吁大家关注罗姆族人缺乏水源的问题。除了参加每年吸引30,000人的30公里绕城义走外，志工还为中小学生举办工作坊，分送手环给12,000名小学生。在绕城义走的同时，也沿路收集锁定政府当局的连署。

活动照片：bit.ly/slovenia-roma

国际特赦组织2013年度全球人权报告已于2013年5月出版。欢迎至官网阅读：amnesty.org

「世上最弱势的群体，是那些离开自己国家，没有钱也没有身分的人们。」

萨里尔·谢蒂(Salil Shetty)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



火线传真

述说人人都懂的普世语言

区域传播内容经理
艾笛(Adi Drori-Avraham)
最近拜访南非，
学习当地民众关于
人权传播和行动的经验。



艾笛(左)和国际特赦组织人员与志工，2012年摄于南非迪普斯鲁特。

在约翰尼斯堡北方的迪普斯鲁特(Diepsloot)，15岁的黎丝柯在炎热的周末参加一个青年行动营队，她和朋友们正在讨论如何解决社区里面缺乏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的问题。

我和国际特赦组织南非分会的同事一起发给大家WIRE杂志，黎丝柯读得津津有味。「我很喜欢，」她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人也遇到人权问题。」

南非是个富有草根运动传统的国家。正如我遇见的另一位行动者凯拉宝(Karabo)所说：「永远不要低估你一个人的声音对社区有多大的影响力。行动主义(activism)的本质就在于——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

与这些行动者交流让我明白：无论人们在自己的社区如何为正义而奋斗，他们需要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人权是一种我们都能分享的共同语言，但人权的共同语言要发挥作用，必须能反映、关联到我们身处的具体环境、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

举例来说，采取行动的形式会有很大的不同，「欧洲人喜欢寄明信片，」一名行动者向我们解释。「但在南非，这实在不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提醒我，不是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可靠的邮政服务，或是能负担邮资。

还有，虽然线上行动越来越流行，但也有很多人，很多乡下地方没有网路。我遇到的一名行动者就很担心社交媒体会排除许多难民：「他们没有电脑，你必须面对面接触他们」他说。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之一，如何将普世的人权语言适用于在地的议题，并在全球议题与在地挑战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走在时代尖端，但又不会将某些人抛在后头。

来函

希望WIRE
刊出你的意见或评论？
欢迎写信到：
yourwire@amnesty.org

前往国际特赦组织南非分会的脸书专页阅读更多：
bit.ly/amnesty-southafrica

骄傲发声

三个「犯人」的画像

丹 尼斯、乔治和玛莉——从肯亚法律的观点看来，他们是3个犯人，但事实上，他们都是人权运动者，只因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而受到政府迫害。

和伴侣牵手而在公车上被围殴、因为行为太像「男人婆」而被学校开除或体罚、参加派对却被警察抓走，却只跟你说：「我们认为你是同性恋，如果你不交罚款，我们就告你酒醉行为不检。」

这些事每天都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像照片中的丹尼斯（Denis）、乔治（George）和玛莉（Mary）一样住在肯亚，而且刚好是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或双性人（LGBTI）——或者你虽然不是，但有人认为你是。

在肯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们会因为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受到骚扰、边缘化、歧视、甚至攻击，保护LGBTI社群的人权工作者也必须每天冒着危险。

肯亚是将同性性行为列为刑事犯罪的38个非洲国家之一，这种法律向社会传达一个讯息：歧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特质而骚扰或威胁他也是可以的，人权不适用于LGBTI人们的身上，而国际特赦组织正在非洲各地努力对抗这种现象。

详情请上网阅读我们的最新报告

《当爱成了罪（Making love a crime）》：

www.amnesty.org/en/library/info/AFR01/001/2013/en

玛莉（Mary，右图）今年30岁，是LGBTI人权组织「弱势妇女行动（Minority Women in Action，详见网站：minoritywomeninaction.co.ke）」的志工，该组织的宗旨之一，是让LGBTI社群中的女人提升社交和专业能力。借由学习新技能，她们得以掌握自己的人生，支持自己的生活，还能帮助其他处境类似的妇女。

「我是一个女同志，也是一个男孩的母亲。过去11年来，我过着乐观的人生，我热爱艺术作品。在我的伴侣的协助之下，我做了很多手工织毯，并且得以自力更生。」

minoritywomeninaction.co.ke



丹尼斯（Denis，左）今年26岁，他也是同志运动者，住在肯亚首都奈洛比。他是《肯亚认同网》（identitykenya.com）的编辑，曾任LGBTI组织「同志肯亚（Gay Kenya）」的发言人。

「我常上媒体，我收过无数次死亡威胁，透过电子邮件、电话或脸书传过来。有一则说：『有人派我来干掉你』。我也被强迫搬了好几次家，搬第一次的时候有邻居写字条给我说：『我们是这个社区的住户，我们知道你是同性恋，你会对我们的孩子下手，限你3天内自动搬走，否则我们会找『兄弟』来帮你。』

「那时我真是走投无路，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没有钱再搬家，又和家里断绝联络。」

「我曾经被陌生人攻击两次，第一次在马塔度（matatu，当地公车）上，当时我牵着伴侣的手。第二次，我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他拿石头丢我。后来我向国际保护人权捍卫者组织的肯亚办事处（Protection Desk Kenya，详见官网protectioninternational.org）求助，他们让我上了一堂速成的人身安全课程，人身安全位于灰色地带，如果你不出声求救，又要如何争取权利呢？」identitykenya.com



立即行动

写信声援喀麦隆的一名男同志囚犯，详见本刊第22–23页。

乔治（George）今年22岁，是同志人权团体「肯亚出柜（Out in Kenya）」的运动者。

「我是男同志，爱滋带原者，我住在奈洛比。大家说我是娘娘腔少年，但我其实很外向，而且毫不掩饰我的性倾向。」

「我以前是福音歌手兼模特儿，2011年，因为一家小报让我强迫出柜，我被迫辞掉工作。我的家人受不了这种家丑，把我逐出家门，我只好辍学到城市求生。」

「一开始我过着三餐不继、餐风宿露的日子，觉得自己生不如死。2012年，我被验出HIV阳性，那简直宣告我的世界末日来临。」

「这时，《出柜》的丹尼斯（图左）对我伸出援手，带我去找谘询者，然后让我在『肯亚出柜』工作。我管理组织的商店，也担任发言人。我的人生从此不同了。」

「每当有人需要我们组织的协助，我总是说，一个人不必拥有一切，但必须分享一些。但愿我离开这世界时它会变得更好，爱滋病人能得到治疗，而我也不需要再这样自我介绍：『嗨！我是乔治，我是男同志。』」

我们心中都有一座美好城市

在巴西即将主办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会前夕，国际特赦组织和里约热内卢的人们携手抵抗强迫拆迁。

「他们现在用的是蚕食手段，最后他们会把剩下的一次解决。」阿列珊卓·林斯 (Alessandra Lins) 讲的是普罗威登斯 (Providência)，她和丈夫以及两个孩子住在这里。

普罗威登斯可能是巴西最古老的贫民窟，自19世纪末期就在俯瞰着知名城市里约热内卢 (Rio de Janeiro) 的山坡上发展起来。从那以后，栉比鳞次的小房子和蜿蜒其间的巷弄逐渐覆盖整座山丘，正对着美丽的港湾。

但居住此地的800户人家，包括阿列珊卓他们，现在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强迫搬走，和该市成千上万家庭一样，他们面临拆迁的威胁。为什么？因为里约正忙着准备主办2014世界杯足球赛，和2016奥运会，为了迎接两大体育盛会，使这座城市脱胎换骨，公路建设、都市更新等大型建设正在各处进行。

灿烂的遗产？

当赛事结束、奖牌发出、球迷观众一哄而散以后，里约照理说仍可以承接这些大型建设，但是对那些房子被夷为平地的人们来说，心中却只有恐惧。

许多普罗威登斯的居民觉得，他们被赶走是因为政府当局认为他们住的社区不符合奥运城市的形象。「普罗威登斯被当作一个扣分之处，」阿列珊卓说。

她认为她和邻居们的家园只不过是正好得了政

府的路，因为它坐落在港边，又有瓦格斯总统大道 (Presidente Vargas Avenue) 经过。海港周边现已被划为大型都市更新计划「美港城 (Wonderful Port)」的一部分。这项计划目的在吸引外资、促进海港现代化、建造艺文设施、商业大厦并刺激观光发展。

阿列珊卓说，政府当局「认为贫民窟是挡路的石头，占据了港区的中心地带。」政府已经对这里还有市区其他地段展开拆迁行动。

市政府同时正在普罗威登斯进行一项「里约老市民住宅计划 (Carioca Housing Project)」，包括兴建缆车和登山铁道，预定从2011年2月开工到2014年1月完工，这是「市政府主办奥运会的重要遗产之一」。

沉重的负担

但许多人怀疑这类住宅计划的执行方式能否成功，2011年开始拆迁时，成群搬走的居民得到资金补助，补贴他们在外租屋的成本。当时政府承诺，新的公寓将在2012年落成，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搬回来，但直到现在，承诺仍未兑现。他们现在很担心，会不会新房还没盖好，租屋津贴就被停掉。

还没搬走的住户，只能住在已搬走邻居们被拆毁的房屋残骸之间。拆房子留下的成堆瓦砾和污水积成的小池塘，引来大量蚊蝇，使当地居住环境更加恶化。



All photos © Luiz Baltar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普罗威登斯社区，有800户居民面临拆迁威胁。

国际特赦组织最近派员实地调查，居民告诉我们，他们受到威胁和压力，强迫他们搬家，接受政府安置到别的地方。

当居民向国家的法律机构寻求协助后，事情的确有所好转。法院命令政府当局提供更详细的资讯，说明推动都市化和重新安置居民的全盘计划。法院同时要求，在完成影响评估之前，「老市民住宅」和普罗威登斯的所有拆迁计划都必须暂停。

参与美丽愿景

目前已有许多人和组织在支持这个社区，包括一些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大家都很关切资讯不足的问题，包括普罗威登斯和港区的全盘开发计划及其时间表。另一个问题是当地居民的意见仍未得到有意义的谘询，因此至今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住户将受到影响，以及他们未来何去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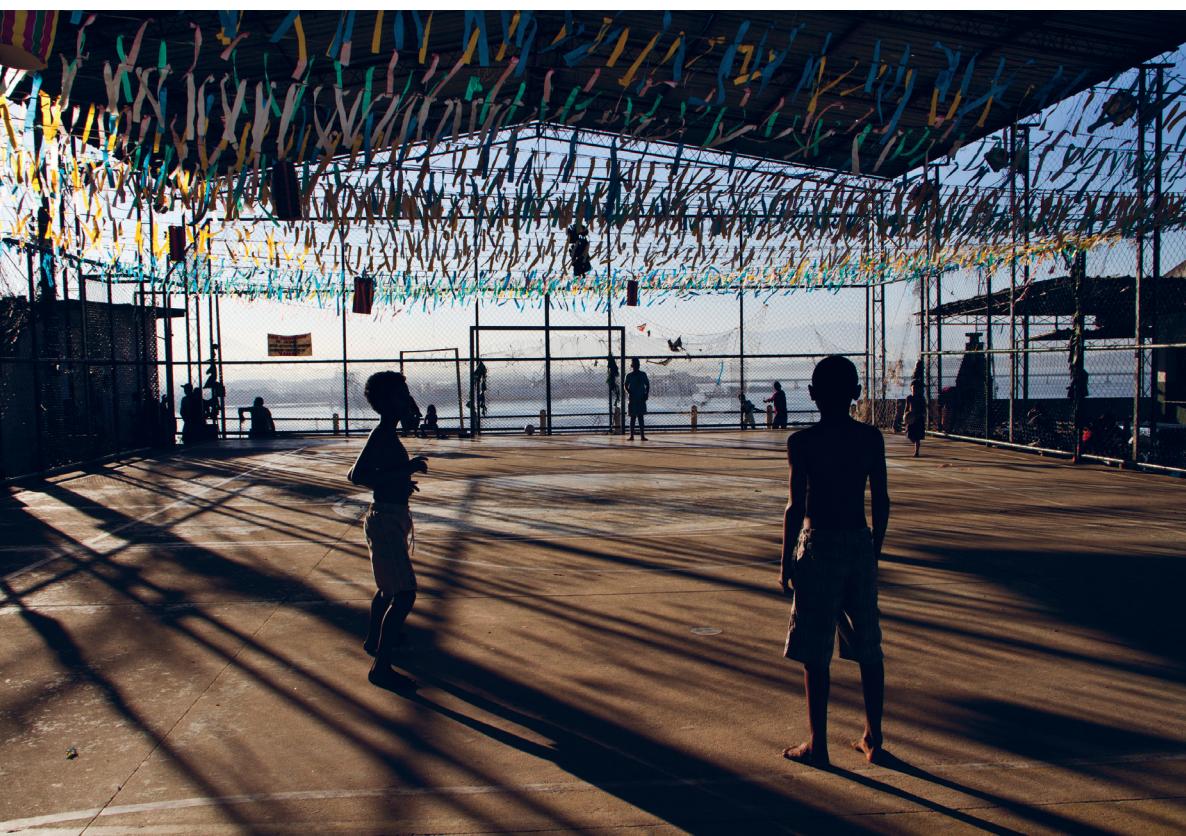
国际特赦组织正与居民及当地伙伴组织合作，确保政府当局保障所有受两大体育赛事影响的居民的适足居住权。如果不得不拆迁，我们要求先做好法律上的保护措施，让人民保有救济管道。

阿列珊卓和她的邻居们，不但没有因为里约即将成为足球宇宙中心和奥运城市而兴高采烈，反而陷入忧虑和恐惧。

和你我一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城市美好宜人，吸引人们来访，但他们也希望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自己的权利能获得尊重。唯有如此，他们才会感到与这个城市的美好远景融为一体。

立即行动

注意我们的最新报告，为巴西强迫拆迁问题采取行动，阅读更多：bit.ly/RRFENetwork



瓜地马拉世纪大审



许多瓜地马拉人民等待这一刻几十年了。2013年5月10日，前总统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 (Efraín Ríos Montt) 将军因在瓜国血腥内战期间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被判刑80年。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这是瓜国为追求正义而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不出十天，他的判决却被推翻了。

以下的事实，说明为何我们必须持续施压，为受害者争取正义。

All photos © Jean-Marie Simon



在1960到1996年之间，瓜地马拉军队和游击队进行了长期、血腥的国内武装冲突。长达36年的战争，导致逾20万男女老幼遇害或失踪，其中大部分是原住民。



里奥斯·蒙特将军在1982年3月到1983年8月之间，是瓜地马拉军政府的领袖。这段期间正是冲突最血腥的阶段之一，他发起激烈的作战，打击被怀疑在支持左派游击队的人。



1996年冲突结束，签订和约。政府承诺要公布30多年暴行的真相。1999年，联合国赞助的澄清历史委员会 (Commission of Historical Clarification) 发表报告指出，在瓜国所有侵犯人权案件中，约有93%应由国家负责。该委员会还说，1981到1982年间，国家在Ixil、Zacualpa、northern Huehuetenango 和Rabinal等地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消灭这些地方大约70%到90%的居民。

这是第一次瓜地马拉前国家领袖因为种族灭绝而受审。控诉里奥斯·蒙特的案件从2001年就已经开始，但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包括他一再申请释宪。

里奥斯·蒙特被指控为「教唆者 (intellectual author)」，他造成1,771人死亡、29,000人被强迫迁徙、8名妇女遭到性侵、至少14人被刑求。

左图：瓜地马拉基切省 (Quiché)，摄于1980年代。瓜地马拉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原住民，瓜国是拉丁美洲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文盲比例很高，许多儿童夭折，黑帮和暴力泛滥全国。本页自上而下：荷塞·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将军政变夺权后的首次记者会，瓜地马拉市国民宫 (National Palace)，1982年3月23日；军队占领韦韦特南戈省圣马特奥·伊斯塔坦市 (San Mateo Ixtatán, Huehuetenango)，1983年；基切省遭轰炸后，一个小女孩被军方拘捕，摄于1980年代。

2012年3月，里奥斯·蒙特又被控于1982年12月在贝登省的杜斯艾雷斯 (Dos Erres, Petén) 谋杀201人，目前尚未决定开庭日期。里奥斯·蒙特和他手下的情报头子莫里修·罗德里奎兹·桑契兹 (Mauricio Rodríguez Sánchez) 将军的初审从2013年3月19日起开庭。



4月18日，经过百余名目击者和专家出庭作证，法官在另一个分开的法庭裁定初审无效，退回预审 (pre-trial) 程序。但初审法庭拒绝废弃初审，决定暂停程序，要求上级法院解决争议，初审在4月30日继续进行。



2013年5月10日，法院判决里奥斯·蒙特被控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两项罪名成立，合计判处80年徒刑。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这是美洲各国追究其军事独裁期间人权侵犯的一大步。厚达718页的判决书，详细说明了里奥斯·蒙特在1982到1983年担任总统兼三军统帅期间，对于在伊西尔 (Ixil) 的各项罪行负有指挥责任。罗德里奎兹·桑契兹则被判决无罪。



2013年5月20日，瓜地马拉宪法法院推翻对里奥斯·蒙特的判决，使被害人家属受到极大打击。这项判决的法律基础却不清楚。国际特赦组织说，瓜国宪法法院抛出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使人们难以追究瓜地马拉现代史上最恐怖时期的正义与责任」。里奥斯·蒙特现已出狱，改为居家软禁，等候相关审判和上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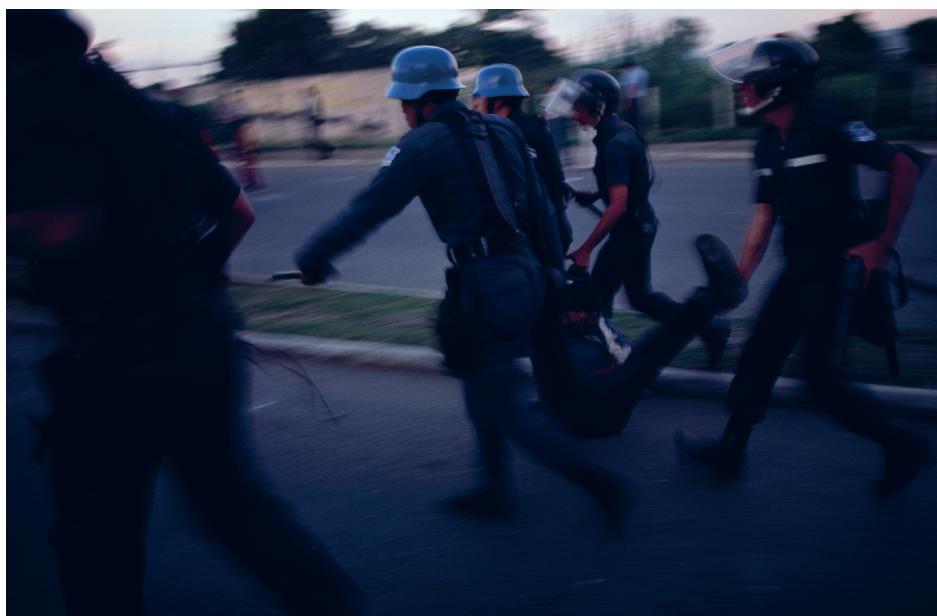
瓜地马拉军队至今拒绝交出任何有关内战期间杀戮、强迫失踪、性侵妇女和其他罪行的资料，使得家属和被害人背负沉重的举证压力，而他们只不过想要一个公道，或设法找到失踪亲人的下落。



我们将持续支持他们，要求伸张正义。¶

了解更多我们在瓜地马拉的工作，请浏览：
amnesty.org/en/region/Guatemala

上：军方把居民抓进拘留所，瓜地马拉基切省，1984年。
中：支持失踪者家属的组织「互助团」(Grupo de Apoyo Mutuo/GAM) 在瓜地马拉市举行记者会，1985年。
下：警察带走圣卡洛斯大学外的示威者，瓜地马拉市，1985年9月。



All photos © Jean-Marie Simon

父亲缺席的童年

诺札琳 (Nozanin) 是一个塔吉克小女孩，从小就失去父亲。她的父亲在她刚出生后不久就被逮捕了，从此一直被关在狱中。她们是塔吉克少数敢于对刑求和不公平审判表达抗议的家庭之一。

不公平审判

国际特赦组织相信，这件谋杀案的侦办过程和不利被告的证据都有瑕疵。据说警方曾虐待两名目击证人，强迫他们指认这5名被告。还有一位目击证人说，有一名地方政府雇员向他行贿，要求他撤回指认其他人为真凶的证词。

2天后，这5名20多岁的青年「自白」承认杀人，据说他们认罪前都遭到警察的虐待。其中一位青年的父亲曾到警察局探视，并说他听到儿子的惨叫声，但一位警员跟他说：「那不是你儿子，你听到的是别人的叫声。」

不平而鸣

在这段时间，诺札琳在父亲缺席之下成长。今年9月她将满2岁，现在和母亲、祖父母同住。他们耕种为生，互相照顾，如常度日。

他们和其他许多塔吉克家庭一样，受害于刑求。但他们是其中胆敢向政府当局提出申诉的少数特例，他们公开为纳辛发出不平之鸣。

即使受到警方的恐吓骚扰，甚至有些亲戚也劝他们息事宁人，他们仍然不断为纳辛争取公道。

2012年3月7日，诺札琳6个月大时，她的父亲和其他4人分别被判刑10年到12年，罪名是「伤害致死」。最高法院在2012年5月裁定维持原判，5人现在仍在服刑。纳辛在2011年9月因「侦查」而受的伤至今未愈。

立即行动

写一封信，帮助纳辛和同案被告的家人们争取正义。更多资讯详见本刊第2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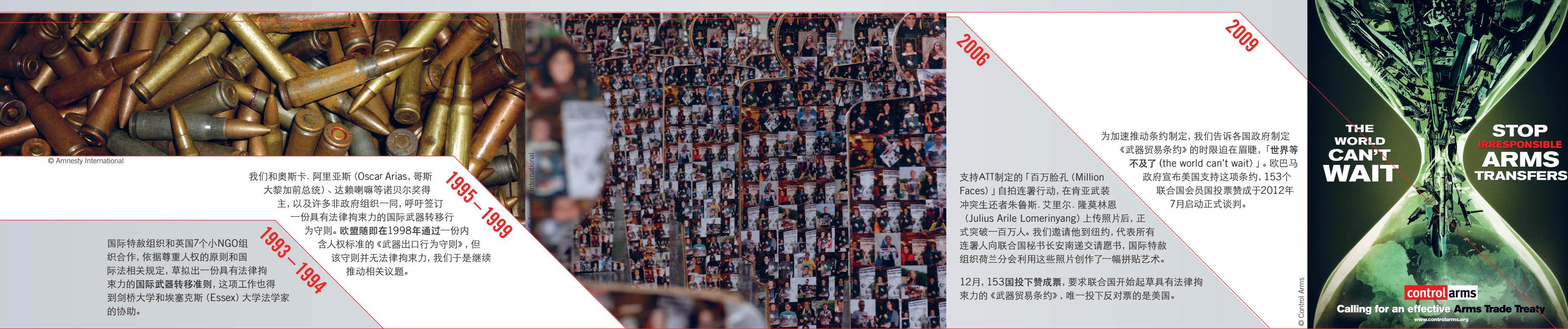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Cesar Balan)



© Private

上：诺札琳母女与她的祖父母同住在塔吉克偏远乡下，她最近收到国际特赦组织各会员寄给她的儿童书籍。我们经常寄包裹给中亚各国的酷刑受害者家属，表达支持。

下：诺札琳的父亲，纳辛·萨林佐达。



墓碑与墨镜：管制武器贸易运动的成功故事

团结力量大! 经过20年的努力, 我们终于成功催生《武器贸易条约》!

WIRE带你回顾整个运动的历程, 并着眼于未来的挑战。



巴基斯坦退休将领穆加希德·阿朗姆 (Mujahid Alum) 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布莱恩·伍德 (Brian Wood) 协助揭露卢安达种族灭绝和东非非洲大湖地区惨案背后的武器贩运问题, 这些可怕的事实使世人了解武器贸易的失控状况。

1995



我们制作了数百个木质墓碑, 放在一片人造草皮上, 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及世界各地展示, 同时联合乐施会 (Oxfam) 和小型武器问题国际网络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Small Arms, 简称IANSA), 共同发起「管制武器 (Control Arms)」运动, 要求制定《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 简称ATT)。支持我们提议的国家迅速增加到50多国, 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首先表态支持的国家, 支持者还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和许多其他国家。

2003-2005



社运者拍摄自己戴上墨镜的照片, 提醒各国政府: 世人正在看着他们如何处理武器贸易问题。

2008



我们提出「防弹条约 (bullet proof treaty)」口号, 成功达成目标: 条约草案中纳入了国际特赦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共同提出的人权保障「黄金法则 (golden rule)」。

2010-2011

左: 2011年, 我们模仿不见恶行、不闻恶声、不语恶言的「智者三猿」, 抗议联合国令人意外地决定不让公民社会团体旁听有关《武器贸易条约》的重要会谈。

别让武器落入暴君之手!

2012

条约终于通过!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包含人权黄金法则的条约。

© Control Arms

针对联合国将于7月在纽约召开的《武器贸易条约》会谈，超过65国的数千名行动者合作，在两个月内收集到高达62万人的签名，呼吁采纳「人权黄金法则」。朱鲁斯·艾里尔·隆莫林恩也再次现身，代表我们将连署书送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这次会谈通过了条约草案文本，但包括美、俄、中在内的一些国家要求延长谈判期限，他们的要求没有被大会接受。我们开始推动条约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也期待那是最后的阶段。



© UN Photo/Eskinder Debebe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会谈3月在纽约召开。全球行动者写信给美国驻各国大使馆，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这项条约。透过密集游说和公开施压，使人权黄金法则被纳入条约的最终文本。不过，由于伊朗、北韩和叙利亚作梗，使条约未获无异议通过。

MARCH 2013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mnesty International

6月3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仪式上签署《武器贸易条约》，20年的奋斗终于赢得这历史性的一刻。

对行动者来说，下一阶段已经开始：我们正加强施压，迫使各国政府签署条约，并且（批准）使之成为国内法，《武器贸易条约》必须得到50个国家批准后才能生效。

我们希望传达给各国政府的讯息十分清楚：遵守黄金法则，禁止将武器运送到可能被用来侵犯人权的任何地方！

JUNE 2013 AND BEYOND

立即行动

帮助你的国家推动并遵守黄金法则，批准《武器贸易条约》。
联系各地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或上网：
bit.ly/controlarms



小小行动，攻陷联合国

如何让联合国里西装革履的官员注意到你的运动诉求？

尽管联合国戒备森严，国际特赦组织代表团仍以各种别出心裁的行动，成功保卫了《武器贸易条约》。

倡议专员Ara Marcen Naval告诉你我们怎么做到。

1 不可依赖视觉效果。

别想发动公共行动或举办摄影展，更别提像我们在2008年一样做一副巨型太阳眼镜——这些都被2009年的新规定禁止了。为了另辟蹊径，2010年，我们身披海报、胶带封口，形成一个人墙走廊，借此抗议联合国禁止公民社会团体进入议场的决定，许多各国官员都走过来向我们表示支持。

4 不可在代表团桌上留下文件。

但一张明信片算是文件吗？一束花算不算？在管制武器组织协助下，我们印制了一套明信片，建议在《武器贸易条约》中纳入有关人权和性暴力的具体文字。让许多人感到好奇的是，我们送了一朵朴素的蓝色「勿忘我」小花，给大约40国的代表团，因为他们曾经公开支持在授权武器出口前必须考虑性暴力问题。直到2012年7月底时，已有73国支持我们的提议。

5 不可穿着防弹背心。

我们的口号是要求制定一个「防弹条约（a bulletproof treaty）」，所以我们自然想到要做几件假的防弹背心，希望吸引注意。但不幸的是，我们马上被联合国保安人员包围起来，他们认为背心是真的，怀疑我们可能密谋发动攻击。经过冗长协商，我们同意只穿一下，并且让一队保安人员在旁监视。巧合的是，他们身上穿着和我们相似的防弹背心，所以我们颇为满意。

6 不可把直升机降落在联合国大门台阶。

想得到这招？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做好一架模型军用直升机，准备在第二天记者会上当做媒体采访的背景，当时是2013年3月。我们想出这个点子，是因为条约草案没有对这类武器做明确规范，但他们不准我们摆在那里，所以我们很快找到一

个屋顶阳台，可以看到曼哈顿天际线，然后把记者们请过去，就在那里重建我们的直升机，这辆直升机是用三夹板和压克力做的。



于是我们成功了！

没多久，条约文本在会谈最终回合中惊险过关了。4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表决通过这份包含强而有力人权保障的条约。我们20年来的努力，以及这些小小的反叛行动，都有了代价——我们成



了解更多關於《武器貿易條約》的工作，請瀏覽：
bit.ly/controlarms



「他们说，一到那边就自由了」



的人，大都是从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或索马利亚逃离战乱的难民。

艾瑞恩说，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冒险渡海。但根据警方统计可以看出，随着埃夫罗斯河沿岸的希腊、土耳其边境去年加强管制之后，走海路的人数就逐渐增加。

「因为战争或贫穷而逃向欧洲的人们，现在必须冒着更大的风险。路途越来越艰险，许多人在半途就失去生命，」她说。

我们听到各种在冰冷黑夜中渡海的可怕故事，一名妇女告诉我们她落海的经验，她不会游泳，漂离船身越来越远，后来另一位移民冒着生命危险搭救她。另一名妇女跟我们说，当她们乘坐的橡胶气艇遇到海岸巡逻船时，她的4岁女儿在混乱中掉进海里，幸好后来她活过来了。

更难想像的是，他们还算是运气比较好的。3月时，有6名叙利亚人因船只故障而灭顶，其中包括一名17岁的孕妇，还有一名带着孩子的母亲。去年12月，一艘船在莱斯博斯岛首府米蒂利尼（Mytilene）岸边不远处翻覆，造成大多来自阿富汗的27名难民丧生，只有一名16岁少年生还。

成功上岸的人，像是阿赫米德，所获得的待遇却令他们诧异。我们听说有许多孩童和身障者被关进污秽拥挤的牢房。没有被拘押的，也常常被迫露宿街头。

国际特赦组织人员在其他类似的地方，也听到许多骇人的故事。「我们的所见所闻常令人难以消受，」吉欧歌斯·科斯摩普鲁斯（Giorgos Kosmopoulos）和移民议题研究员艾瑞恩·阿尔夫（Irem Arf）。我们访问被困在这里的难民和移民，希望了解他们试图进入欧盟的经验。我们试图针对希腊与土耳其边界的情况，描绘一幅完整的图像。

阿赫米德（Ahmed）看起来有如行尸走肉，枯坐在阴暗潮湿的警局囚室床边，被关了将近一个星期的他，哭肿的双眼急切地四下张望，似乎想找点东西凝聚目光。

然而，在这小小囚室，除了紧裹着肮脏垫褥的8张床铺和一堆睡袋，空无一物。墙上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张床边写了几个字：阿拉伯文的「阿拉」，墨迹几已褪去；下方写着：「谢谢你，我的索马利亚和阿富汗伙伴们。」

地牢般的拘留室

由这几个字可以看出，这些地牢一般的拘留室，原本是用来关押犯罪嫌疑人的，现在却同时被当做移民收容所。这里没有地方踱步，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没有足够的自然光，也没有室外活动空间，根本不适合人居。

我所在的地方是希腊莱斯博斯岛（Lesvos）上的警察派出所，和我同行的是国际特赦组织的希腊与赛浦路斯倡议专员吉欧歌斯·科斯摩普鲁斯（Giorgos Kosmopoulos）和移民议题研究员艾瑞恩·阿尔夫（Irem Arf）。我们访问被困在这里的难民和移民，希望了解他们试图进入欧盟的经验。我们试图针对希腊与土耳其边界的情况，描绘一幅完整的图像。

当警卫带阿赫米德出来接受我们访谈后，我们知道他是逃出叙利亚的难民，今年才21岁。他显然身心受到重创。说到母亲去年12月死于内战时，他双眼泛着泪光。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姐姐则在海外留学，他交给蛇头好几千块，从土耳其途经爱琴海来到希腊，期待换取更安适美好的生活。

「在土耳其，他们告诉我，一到希腊就自由了。但当我到了这里，却被关进监狱，」他说。

冒着更大的风险

和阿赫米德一样，企图透过希腊到欧洲寻求安全的人，每年成千上万。乘船抵达莱斯博斯岛或希俄斯岛（Chios）

欧洲和希腊的移民概况

■ 自1988年至今，约有18,000名男女老幼在试图进入欧洲途中丧生。

■ 依据欧盟法律，移民虽不是罪犯，却仍可将其拘押长达18个月。

■ 根据欧洲人权法院2011年的认定，希腊缺少公平、有效的政治庇护制度。

■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认定，寻求庇护者在希腊的收容条件，构成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待遇。

■ 独自到达希腊的儿童，在找到更适当的去处之前，可以被拘押长达数月。



跨页：一群移民在黑夜中在海上遭到拦截，他们央求海防部队让他们上船。
上：一副义肢被冲上莱斯博斯岛。为了到欧洲追求更好的生活，成百上千的移民在途中葬身爱琴海。

社区倾力相助

虽然这是希腊的黑暗面，我们仍可以看见一线光明。透过一项社区计划，莱斯博斯岛上的居民将一座荒废的儿童假期营区整修开放，让难民和移民可以在这些木造农舍中找到安全的避难所。大约100户米蒂利尼居民轮流替他们煮饭，营区里有足球场、儿童游乐场，还有一片供人倘佯的白桦林。

这项计划原本是为了安置当地因金融风暴而流离失所的居民，但计划的组织者们很快发现，在他们中间还有其他人也需要帮助。「去年11月，街上到处是难民，当时气候很不好，所以政府同意我们开放这个营地，」带我们参观的志工艾菲·叶苏蒂 (Efi Iatsoudi) 说。

明天会更好？

我们遇到的许多难民和移民都表示，非常感激当地人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他们不想被困在莱斯博斯岛上，渴望能早日搬去雅典。

他们必须领到新的证件才能离开这里，但申办证件的程序常被无故拖延，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相信只要到了雅典，一切就会好转。

不幸的是，现实并非如此。希腊首都的移民日益遭受种族主义者的攻击。「金色破晓 (Golden Dawn)」等极右派政党的支持度乘着经济危机而水涨船高，移民常常在警方的扫荡行动中被关进人满为患的收容所。许多我们访问过的移民到达雅典以后，又被监禁长达一年半载。

近来，政府处置移民的方式，以及种族主义和排外势力的高涨，已令许多希腊民众心生恐惧。莱斯博斯岛的志工们，以及今年年初为抗议种族暴力而上街的数千名雅典民众们，让我们看到古希腊filoxenia (善待陌生人) 的概念仍在熊熊燃烧。对其他像是阿赫米德的人们来说，这让他们的明天不再只有稍纵即逝的微光。

立即行动

帮助我们改变现状，详见我们最近发表的报告：whenyoudontexist.eu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上：在莱斯博斯岛上一所废弃的儿童度假营区，几个阿富汗难民正在打篮球。当地居民收容贫穷的难民和移民，还轮流做饭给他们吃。2013年4月。
中：移民在岛上暂住，等候前往欧洲其他地方所需的文件。
右：希腊莱斯博斯米蒂利尼市区广场上的移民们。2013年4月。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hoto: Naomi Westland)

「我发动抗争，是为了阻止我们国家继续流血流泪。」

一名土耳其的祖母面临6年以上徒刑，仅因为她在和平集会上发言。请和我们一同要求撤销她的判决。

「我」只是参加了要求和平的抗争，」64岁的索妲妮·阿丝布卡 (Sultani Acibucu) 说。这名库德族的祖母育有6名子女。「我唯一的愿望是，世界上没有女人继续受苦，我们的孩子们是我们心底与灵魂深处的宝贝，他们不应该再被夺去甚至杀害。」

索妲妮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的马尔丁 (Mardin)，是「和平母亲 (the Peace Mothers)」组织的活跃成员。「和平母亲」是一个妇女团体，这些母亲的孩子都在土耳其军队与库德斯坦工人党 (Kurdistan Workers' Party, 简称PKK，是一个被查禁的武装组织) 双方数十年的冲突中丧生或入狱。

最近，土耳其政府和PKK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PKK要求提升对土耳其库德族的认可，并要求库德族占多数地区的自治。

「我们要和平」

索妲妮在2006年1月到2008年3月之间，在伊兹密尔 (Izmir) 参加过6次和平示威。其中一次，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土耳其军队与PKK之间的冲突得以终结。

「土耳其母亲和库德母亲的伤痛是相同的，」她说。「我们不希望两边的母亲继续哭泣，我们要和平！」

她的话激怒了政府当局，2010年6月，她以参加恐怖组织的罪名遭到判刑。她还被控为恐怖分子宣传，包括高喊了以下的口号：「和平万岁！奥贾兰 (Öcalan) 万岁！」还有「妇女要和平，不要战争」。

立即行动

写信给土耳其政府当局，协助我们阻止索妲妮入狱。有关她的全球声援详见本刊第22–23页。



© Private

「皮诺契特不但是智利的污点，也是全世界的。」



© José Zalaquett
1973年一场军事政变，促使荷塞·札拉奎特 (José Zalaquett) 成为一名人权运动者。40年后，他向本刊谈到自己如何度过变动的时代，为人权工作遭到监禁和流放，仍不放弃为奥古斯都·皮诺契特将军 (General Augusto Pinochet) 政权下被残杀、刑求、失踪的成千上万受害者争取正义。

政变发生时，智利是什么情况？

我们在事前就预见了政变会发生。就好像一出希腊悲剧，每个人都知道结局，但你只能等待剧情一步步发展。只是我们没想过事情会变得那么糟，我们没想过那些杀戮和失踪——有3,200人失踪或被杀。我们没办法这么精确地计算被刑求的人数，但我们确知有成千上万。刚开始，他们透过报纸和广播点名特定的人出来自首。我的老板名列第一批黑名单，我猜第二波就会轮到我，所以带着前妻和两个女儿躲到乡下朋友家。

他们宣布宵禁，一禁12年。当时有很多宵禁派对，从午夜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因为你如果在这段时间跑到街上，可能会被当场枪毙。

你为何开始投身捍卫人权？

政变时我在天主教大学教法律，我的同事很多人被抓走或失踪。他们的家人找我当他们的律师，向我求助，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陪他们带着吃穿用品到国立足球场去排队，期盼找到被关在那里的家人。大家还是需要知道有律师在旁，这样他们会感到比较安心，觉得他们已经为亲人尽力了。

后来有人请我为一名死刑犯辩护，我必须到智南部的波多蒙特 (Puerto Montt)，我觉得我在旅途中需要有些保护，所以即使我本身不信教，我还是去向主教们求助，他们给我一封致波多蒙特主教的信函，并且告诉我一个计划，就是后来的「和平委员会」(the Comité Pro Paz，由天主教会和犹太裔议员成立，为受害者及家属提供法律和其他援助，直到1975年12月)。

你如何兼顾律师身分和人权工作？

当时大约有18,000人被关在圣地牙哥的国立足球场，这样你大概可以想像第一波逮捕的规模有多大。我们一方面照着原来的做法，依法寻求正义，但同时利用司法程序来搜集有关被拘捕者下落的资讯。一开始，和平委员会只有5、6名律师，到了1974年1月，律师人数已经增加到150名。我们得到日内瓦国际教会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无限制的财务支持，其财源来自全世界的捐款。政府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因此必须非常小心。不过，得到教会的保护并有一位大主教参与，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智利皮诺契特时代的阅兵行列。

你被逮捕以后有何遭遇？

1975年11月某一天，半夜1点半突然有人敲门——你很清楚在那个时间来找你的一定不是朋友。我问对方说，我该不该带条毛毯，他们说：「好主意。」我叫妻子别担心，接着便从急救箱里抓了一颗镇定剂吞下，这样若是他们对我进行讯问，至少我不会太紧张，然后我就被他们带走。

他们在那一星期之内抓了我们22个人，因为他们查出我们有一个在各大使馆协助人们办理政治庇护的网络，协助酷刑受害者逃亡。

当时有3种监狱：一种是专门用来刑求逼供的，有人甚至死在里面——我没去过这种；一种是专门将犯人关禁闭的，不管是一抓到就送进来，像我就是这种，或者是刑求后送来等候复原，大部分的人是如此。第三种是营区，亲人可以每周来探望。

第一次我被关了两个半月，他们以为我会听话，不再从事原来的工作。第二次，我在1976年4月又被关了13天，因为我拒绝自行离境。

你被驱逐出境后有何遭遇？

他们把我送到法国，8个月后我来到美国，我在这里加入了国际特赦组织。我被选为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会的理事，然后在1979年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直到现在我仍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

我们当时举办晚会、发动绝食、游说参众议员、投书报社...10年后，军方说我可以回国了。在此之前，他们通常只让我在圣诞节回国两三个星期，为了展现「人道」形象。

你觉得为受害者争取正义有何成果？

我认为阿根廷和智利是全世界40多个转型正义国家中走得最远的。

在智利，我们先后成立两个真相委员会。我曾在1990到1991年参与其中一个，主要针对被杀害和失踪的人。后来又成立另一个，处理政治犯和刑求问题，赔偿方面也有很大的进展。

至于正义问题，也已有一些进展，大约160人已经入狱服刑或服刑期满，另外还有几百人的案件正在审理中。

今天，皮诺契特已经成为历史。他曾经是军事执政团的公众代表人物，掌权17年，如今他成了负面的记忆，是我们国家和全世界的污点。

立即行动

加入连署，要求智利当局保护人权，包括废除1978年《特赦法》。详情请浏览：bit.ly/chilepetition

全球声援

采取行动救援 面临危险的人

国际特赦组织为面临危险或人权受到侵犯的人发布「全球声援」，
每一个声援案件都包含你表达支持或诉求时所需要的一切资讯。

好消息 新进展

土耳其： 良心拒服兵役者的 判刑被驳回

哈利尔·萨夫达是一名人权捍卫者，也是良心拒服兵役者，我们在2012年1/2月的全球声援中曾经报导过他的案例。他遭判「挑拨公众拒服兵役」罪一案于2013年2月11日被最高上诉法院驳回，这个案子和他2010年为支持他的另一名良心拒服兵役者恩佛·艾迪米尔(Enver Aydemir)所发表的公开演讲有关，法院同时依据「第3次司法改革包裹方案(Third judicial package)」的条款，建议将此案搁置，条件是他在3年内不再触犯同样罪名。

哈利尔·萨夫达还有另一个尚未结束的官司，该案预定2013年7月18日开庭，同样和他倡导反对义务兵役制度有关。国际特赦组织将持续声援哈利尔·萨夫达，确保他不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起诉或判刑入狱。

巴布亚纽几内亚： 被控施巫术妇女获释

南布干维尔省巴纳区洛培乐(Lopele, Bana District, Southern Bougainville)有一名妇女被指控施

「致命的毒汤」，社区居民将她打成重伤，并把她和2个女儿一起关押。在有关当局介入后，她们已在5月重获自由，她们受困长达好几星期。

这两位青年被关在首都永珍的Samkhe监狱，这是寮国最主要的监禁设施，狱中的条件极为恶劣，缺乏医疗保健和足够食物。酷刑与虐待在狱中有如家常便饭，据报，囚犯被要求完成超量工作，若未能完成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为了回应国际关注和压力，布干维尔省当地警方终于派警官出面协商，要求安全释放3名母女。在这段期间，国际特赦组织努力揭发巴布亚纽几内亚居民以巫术为借口对妇女滥施暴力的问题(见本刊2013年5/6月号「致命的毒汤」)

今年4月，巴布亚纽几内亚总理表示他个人有意废除《反巫术法》(the Sorcery Act)，该法允许伤害和谋杀案件的被告以被害人施巫术为由获得减刑。2013年5月28日，国会废止了

《反巫术法》，然而同时，却也通过了恢复对与巫术有关的杀人和其他罪名可判死刑的新法案。

喀麦隆 JEAN-CLAUDE ROGER MBEDE

学生仍未脱险

学生Jean-Claude Roger Mbede(尚·克劳德·罗杰·姆贝德)2011年4月28日被判处3年徒刑，罪名是「同性恋或有同性恋意图」。根据喀麦隆刑法，这是一项刑事罪名，可判处6个月到5年的有期徒刑，得并科罚金最高350美元。Jean-Claude Roger Mbede在等待向雅温得上诉法院的二审裁定提出上诉期间，开始逃亡。

请写信给喀麦隆总统Paul Biya，呼吁喀麦隆政府当局免除Jean-Claude Roger Mbede的刑责，要求他们不要逮捕Jean-Claude Roger Mbede，保护他不再受到情治人员或不明人士的攻击或侮辱。

His Excellency Paul Biya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ameroo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P.O. Box 100, Yaoundé
Cameroon
Fax: +237 222 0870
Email: cellcom@prc.cm
称谓：总统阁下

观看影片：bit.ly/jean-claude-mbede



© Private

寮国 THONGPASEUTH KEUAKOUN AND SENG-ALOUN PHENGPHANH

示威学生被判重刑

寮国的两名前学生运动者正在狱中服刑，他们仅仅因为试图展示海报，要求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就被判刑20年。包括Thongpaseuth Keuakoun和Seng-Aloun Phengphanh(右图)在内，共有30名寮国学生民主运动(Lao Students Movement for Democracy)的成员因张贴海报在1999年10月被捕。

这两位青年被关在首都永珍的Samkhe监狱，这是寮国最主要的监禁设施，狱中的条件极为恶劣，缺乏医疗保健和足够食物。酷刑与虐待在狱中有如家常便饭，据报，囚犯被要求完成超量工作，若未能完成就会受到严厉惩罚。

根据官方媒体报导，寮国已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目的是「推动寮国政府努力促进和保护人权」，这是让本案获得公共关注的大好机会。

今年4月，巴布亚纽几内亚总理表示他个人有意废除《反巫术法》(the Sorcery Act)，该法允许伤害和谋杀案件的被告以被害人施巫术为由获得减刑。2013年5月28日，国会废止了

《反巫术法》，然而同时，却也通过了恢复对与巫术有关的杀人和其他罪名可判死刑的新法案。

请写信给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呼吁有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Thongpaseuth Keuakoun and Seng-Aloun Phengphanh，要求他们确保两人在被监禁期间获得人道待遇，并且遵照国际人权标准，允许他们定期会见亲属、接受医师诊疗。

信件请寄：



© Private

墨西哥 TITA 和 ROSENDO RADILLA

失踪者的女儿 还在为正义奋战

Tita Radilla为墨西哥强迫失踪受害者发声已经超过30年。她是失踪者家属协会(Association of Family Members of the Disappeared, AFADEM)的副主席，协会目标是为了1960到1980年代「肮脏战争(dirty war)」期间的被失踪者争取正义。当时军警为执行反暴乱行动，到处追捕涉嫌支持各地小型武装反抗军的人士。

Tita自己的爸爸Rosendo Radilla也在1974年于格雷罗州(Guerrero state)遭军方强迫失踪，官方却从未正式承认拘押过他。当国家机构无法坚持调查到底时，Tita Radilla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并在2009年获得胜诉。美洲人权法院对墨西哥政府发出的训令包括追究将她父亲强迫失踪者之责任、废除军事法院对人权案件的司法管辖等等。然而，政府除了继续查寻Rosendo Radilla的遗骨，尚未执行法院的上述两项要求。

近年来，墨西哥的暴力犯罪大量增加，安全部队在维护治安行动中经常侵犯人权。失踪案件的数量，含官员涉案者，也大幅增加。

请写信给墨西哥总统，呼吁政府当局彻查Rosendo Radilla的强迫失踪案，将涉案人送交法院审判；要求他们找出Rosendo



© Amnesty International

Radilla的遗骨下落，给予家属适当赔偿；并且遵守美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修改《军事审判法》(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将所有军人涉嫌侵犯人权的案件送交普通法院审理。

信件请寄：

President of Mexico
Enrique Peña Nieto
Residencia Oficial de "Los Pinos"
Col. San Miguel Chapultepec
México D.F., C.P. 11850
MÉXICO
Fax: +52 55 5093 4901
Email: enrique.pen Nieto@presidencia.gob.mx
称谓：总统阁下

观看影片：bit.ly/tita-and-rosendo-radilla

塔吉克 NASIM SALIMZODA

不公平审判招致入狱

2011年9月12和13日，Nasim Salimzoda和来自塔吉克索格特(Sughd)地区柯杰阿洛村(Khojai Alo)的其他4名男子陆续被捕，警方怀疑他们涉嫌谋杀一名军方雇员。Nasim Salimzoda和凶案被害人都出席了9月11日的一场婚礼。当地居民告诉警察，说他们看见死者被几个另一个村子的乡亲殴打。他们记下车号，但当地警察拒绝调查，据说还刑求目击者，强迫他们改变证词。

Nasim Salimzoda和其他4人被警方关在伊斯法拉(Isfara)，并且遭到刑求，直到9月13日他们「自白」承认谋害死者。9月15日，他们表示要撤回自白。Nasim Salimzoda说警方曾经让他挨饿、长达3天剥夺他的睡眠，而且他曾在拘留所遭到殴打。

2011年9月20和21日，这5人全部都被控谋杀。2012年2月，当他们的家属对酷刑问题提出申诉后，他们的罪名变更为「伤害致死」，被告们于2012年3月7日遭判有罪，处以10年到12年的有期徒刑。

请写信给塔吉克共和国总统，呼吁有关当局对Nasim Salimzoda和同案4名被告在2011年9月拘留期间遭到酷刑虐待一事，进行公正而有效的调查；要求给予5名被



符合国际公平审判标准的重审机会；并呼吁以公正程序追究酷刑加害人的责任。信件请寄：

President Emomali Rahmon
Presidentu Respubliku Tajikistan
80 Rudaki Street
734023 Dushanbe
Tajikistan
称谓：总统阁下



© Jeffry Scott

美国 LEONARD PELTIER

不公平审判下的 两个无期徒刑

Leonard Peltier是一名安尼希纳比·拉科塔族(Anishinabe-Lakota)的美国原住民，他在1975年被控谋杀两名联邦调查局(FBI)探员而遭判处两个无期徒刑，现仍服刑中。国际特赦组织严重关切导致他被定罪的审判程序是否公正。

Leonard Peltier曾经是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 简称AIM)组织的领袖之一，致力倡导美国原住民权利。1975年6月26日，AIM和FBI在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松岭保留区(Pine Ridge reservation)对峙时，FBI探员Ronald Williams和Jack Coler中弹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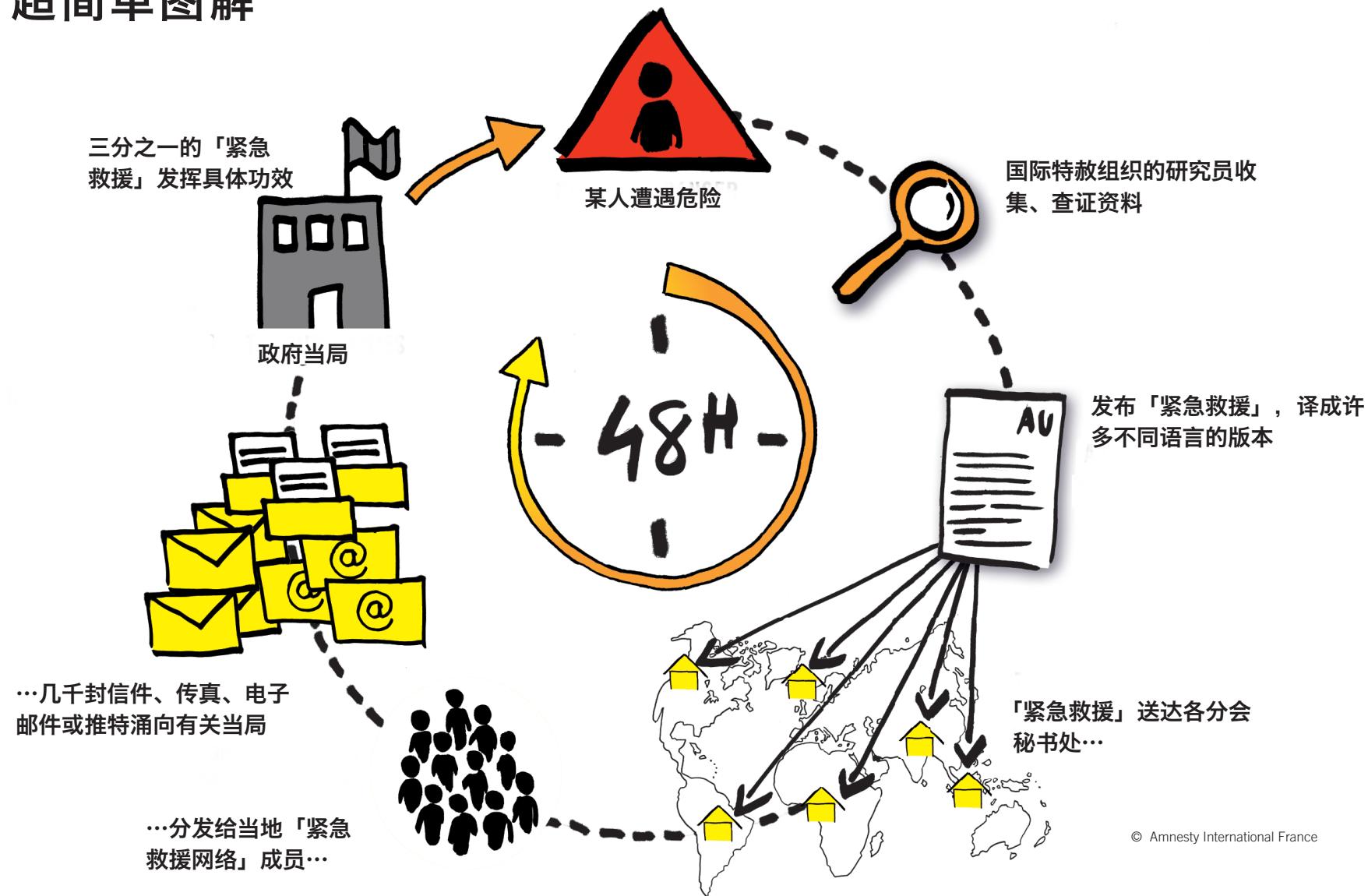
Leonard Peltier于1977年被判决定罪，但他一直否认杀人。一名重要目击证人，拉科塔族美国原住民Myrtle Poor Bear撤回了原先的证词，并说她之所以说自己看见Leonard Peltier射杀FBI探员，是因为受到FBI的威胁和骚扰。Leonard Peltier却因为这份证词而遭加拿大引渡回美国受审。审判时，检察官没有传证人Myrtle Poor Bear为检方作证，但法院却也不准辩方传她出庭作证。此外，审判当时保密但后来因《资讯自由法案》而公开的本案相关文件中，发现了藏有对被告Leonard Peltier有利的证据。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Whitehouse,
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00, USA
Fax: +1 202 456 2461
Email: president@whitehouse.gov
称谓：总统阁下



「紧急救援」40周 「这下我知道，他们杀不我了」

紧急救援如何运作？ 超简单图解



40年前，第一件「紧急救援 (Urgent Actions, 简称UAs)」从国际特赦组织发出，从此人权工作者找到抢救良心犯的新方法，直到今天仍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在当时，这是个激进的概念：邀请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写信给掌权者，要求他们释放某个囚犯。1973年，我们首次付诸实行，从英国伦敦的办公室寄出第一则「紧急救援」，里面说明某人遭遇危险的详情。

结果它真的有用！世界各地收到这则「紧急救援」的人，纷纷拿笔抒发义愤。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巴西圣保罗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工会领袖路易兹·巴斯里欧·罗西 (Luiz Basilio Rossi) 被释放出狱了。

24

就被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他的妻子玛丽亚 (Maria) 被软禁在家中，但她设法偷偷传出一张字条，让邻居知道他丈夫已经被捕，这个消息最后传到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

崔西·乌特维摩 (Tracy Ulltveit-Moe) 当时是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曾经听说巴西存在刑求人犯的问题。她首先提出用大量信件攻击的点子，希望借此要求巴西政府透露罗西的下落，并且尽快释放他，后来证明了这是个好办法。

「我们收到世界各地寄来的这么多信」

「你的丈夫一定比我们想像的还要重要，」公安局长和情治指挥官后来向罗西的妻子说，「因为我们收到世界各地寄来的这么多信。」罗西教授于1973年10月24日获释，他后来将自己得以重获自由归功于国际特赦组织。

「我的案子被曝光了，这下我知道，他们不敢杀害我了。不久之后，我感受到的压力渐渐降低了，待遇也好多了。」

今天，紧急救援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已经向全球紧急救援网络的数万名行动者寄出了几千次通知，他们随时准备写信、寄电邮、传真或发推特，阻止某人遭到酷刑虐待，确保某人被释放，甚至抢救生命。

中东与北非的紧急救援案件，在「阿拉伯之春」后越来越多；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救援当地人士的行动也随之暴增。

「不管他是一名利比亚的记者、中国的律师、印度死刑犯还是巴林的医师，我们的角色很明确——为他发声，使他受到关注，」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的凯特·艾伦 (Kate Allen) 说，她是一名非常积极的紧急救援网络成员。

「紧急救援能迅速让受害者受到关注，使他们不会因为无人知晓而遭遇酷刑或非法拘押，」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秘书处紧急救援团队的布莱娜·萨伯贾沃 (Bryna Subherwal) 说。

立即行动
联络当地的国际特赦组织办公室，加入紧急救援网路，或email至
uateam@amnesty.org

「永远不要低估
你的声音对你的社群
有多大影响力。
行动主义的本质就是
——为自己的信念
挺身而出。」

凯拉宝，南非学生运动者。
见第3页。

